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河北衡水市武强县周窝村：

小村庄变身音乐小镇

本报记者 陈发明

走进河北衡水市武强县周窝村，人们多会忽略这个乡土味浓厚的名字，因为眼前满是“文艺范儿”：干净整洁的村道笔直通畅，路旁树木宛如绿廊，树荫下点缀着吉他、小提琴等乐器造型雕塑；街边的垃圾桶上、花圃的围栏上描着琴键，农家小院外墙面上画着音符；街道转角还能看到音乐主题鲜明的咖啡馆、文创小店。

这个冀中平原上人口不足千人的普通小村，为啥拥有这样的文艺气质？60岁的周窝村村民贾俊肖见证了小村的变化。

“1982年，我嫁到周窝村时，大部分人都在种地。”看起来就是个普通农妇的贾俊肖，近几年有个雅好——吹萨克斯，还跟着村里的农民乐队一起演出。说起这事，她腼腆地一笑：“做了一辈子乐器，到老了自己也玩起来了。”

贾俊肖与音乐结缘，还得从1989年村里办起乐器配件厂说起。那年，在天津管乐厂制作零配件的武强人陈学孔回到家乡，想自己开个乐器配件厂。也是那时，周窝村水暖管配件厂负责人周国芳因市场竞争激烈，正在谋划转型发展新项目。

一个有技术、有想法，一个有厂房、有设备，陈学孔与周国芳谈到了一起。1989年夏天，武强县通达乐器厂挂牌成立。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个乡村小厂从做配件发展到生产第一支单簧管，手握锄头的农民也能做出西洋乐器，这成为当地一件新鲜事。

贾俊肖、范玉泉夫妇跟村里很多人一样，成为乐器厂工人。“以前从没见过乐器，第一次看到配件时，都不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在工厂技术师傅手把手传授下，范玉泉逐渐成为乐器制作技术能手，退休后还被返聘。现在，老两口每年的退休金和工资加起来有八九万元，日子过得很幸福。

经过几十年发展，从制作配件到生产成品，从给大厂代工到自创品牌，当年的通达乐器厂已更名为金音乐器集团，可以生产木管、铜管、提琴、吉他等多系列100多种规格的乐器产品，产能达到年产各类西洋管乐器100多万支，其中85%以上的產品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金音乐器集团带动下，武强县目前有乐器生产及加工配套企业近百家，文化

创意小微企业百余家，从业人员达3000多人，促进了当地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带动了周边贫困村贫困户脱贫。

面对这样的成绩，周窝人并没有止步，开始探索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2012年，武强县依托乐器产业优势，引进北京璐德文化公司，改造周窝村水、电、路、暖等基础设施，并按照“一门一景、一户一品、体现灵性、各具特色”原则，包装改造具有创意特色的民宿、咖啡屋、乐器体验馆等院落近百套，并新建了周窝音乐体验中心、世界乐器博物馆等场馆及24套高端民宿，将周窝村全力打造为集吃、住、行、游、购、娱功能于一体的特色音乐小镇。

“一个普通小村庄里，坐落着全国最大的西洋管乐器生产企业，如果能实现从乐器制作到乐器产业的转型升级，这里将成全国独一无二的音乐小镇。”周窝音乐小镇创始人董玉戈告诉经济日报记者，根据周窝的优势，她梳理出与乐器生产相关联的产业发展链条，定位在3个关键词上：音乐文化、教育产业、文旅文创。

为此，周窝村以乡村旅游为突破口，由

单一从事乐器生产，转向从事音乐教育培训、音乐体验创作、音乐节目制作、音乐纪念品开发、音乐演艺活动、音乐休闲养生等多种业态。几年时间，周窝村吸引游客6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过亿元，昔日的乐器工厂延展成为独特的音乐小镇。

2018年，周窝音乐小镇引进北大青鸟文化产业集团，合力打造青鸟璐德国际音乐教育产业园。小镇每年投资1000余万元，扶持音乐人创作、大学生创业、演奏家研学交流，打造了小提琴体验工坊、DIY吉他制作等多个创客孵化器，吸引了国内外众多艺术家、青年人低成本进入周窝音乐小镇创新创业。

“音乐不仅增加了大家的收入，还开拓了村民的视野。旺季时，村里每天都有几千名游客。”周窝村党支部书记周其海告诉记者，如今的周窝村，村民年人均收入超过2万元，人人参与音乐产业，人人爱好音乐艺术，人人享受音乐红利。

在小镇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因为音乐，任何冷僻之地，都可以繁花似锦。”周窝村，这个传统的小村庄，已然成为音乐繁华之地。

在金音乐器集团车间内，工人在检查圆号产品质量。
本报记者 陈发明摄

云南德宏州盈江县石梯村：

贫困村做火特色旅游产业

本报记者 曹松

头顶的鸟儿飞来飞去，山间的大盈江奔流不息，屋后的大山绵延无尽伸向远方……这样的风景，云南德宏州盈江县太平镇石梯村村民蔡伍看了30年，并无特别。直到2016年，一群扛着大大小小摄像机的外地人从北京来到这个中缅边境小山村拍鸟，蔡伍才第一次发现家乡的不一样。“他们到青山中看鸟，我们在家门挣钱，以前哪想过这样的事。”

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鸟类资源，石梯村近几年开始发展“观鸟”旅游经济，在绿水青山间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脱贫致富“双赢”的路子，过去不敢想的事情正变为现实。

由于地处西南边陲，紧邻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石梯村保留着完整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野生动植物资源丰富。车行山间，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盈对这片森林中的鸟如数家珍。“石梯是鸟类的天堂，灰孔雀雉、黑颈长尾雉、红腿小隼、栗头蜂虎……这些国家重点保护种类在盈江都能被观测到。”班鼎盈介绍，根据观测记录，石梯村分布有多种珍稀濒危动植物资源，其中已发现鸟类350余种，约占云南省已发现鸟类的37%。在众多鸟类中，体型巨大而美丽的犀鸟是盈江畔的明星鸟种。

但在2015年以前，主要靠种植香茅草等经济作物为生的石梯村村民，不得不砍伐森林。像犀鸟这样的珍稀物种很难有适宜的生存环境，石梯村也

陷入了“贫穷落后—破坏生态—更加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2016年石梯村有建档立卡户43户150人，综合贫困发生率高达50.5%，是盈江县平均水平的3.82倍。

变化出现在2015年底。盈江县决定在石梯村发展观鸟旅游试点。万事开头难。靠鸟吃饭，不仅村民觉得是“天方夜谭”，村镇干部也是半信半疑。那时，高黎贡山脚下的云南保山市百花岭发展“观鸟经济”正如火如荼。为了消除疑惑，盈江县组织石梯村14个村民前去观摩。“亲眼所见才知道这样干真的行，百花岭有的鸟，盈江都有，我们有的犀鸟百花岭却没有。”蔡伍说。

说干就干。在盈江县观鸟协会指导下，蔡伍和两位村民合伙，在密林中选好了一处观测点，利用政府免费提供的建筑材料，搭建了一个隐蔽的观测棚。10多米外，树几根木桩，引一处山泉水，日常投喂面包虫，一个生态“鸟塘”成功建起来了。2016年初，蔡伍的“鸟塘”接待了第一拨摄影爱好者。通过收取机位费每人60元，提供用餐和背包等服务，蔡伍靠着鸟儿收获了“第一桶金”。

这一消息在石梯村不胫而走，越来越多人开始转变思路，变身“鸟导”。为了避免村民一拥而上，太平镇政府和观鸟协会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严格控制鸟类监测点建设密度。“我们引导村民开展差异化发展。因地制宜建成双角犀鸟、红腿小隼、灰孔雀雉等各具特色的‘观鸟点’33个。”太平镇党委副书记杨宏飞说。

石梯村“中国犀鸟谷”很快名声大噪，越来越多国内外生态摄影爱好者慕名而来。2017年，蔡伍靠着服务游客挣了6万多元。“鸟导”成为石梯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新兴职业，同时，不少村民又看到了新商机。“游客越来越多，要吃饭要住宿，开客栈也能挣钱。”2017年，村民徐小龙开起了农家乐，还建起4套民宿，3年左右就挣了15万元。

发展观鸟经济正在给石梯村带来更深刻的变化。石梯村在发展生态“观鸟”旅游基础上，近年来引导群众逐步退出香茅草种植，转向发展“林木+林旅+林下”绿色立体循环经济，全村共发展坚果、荔枝、咖啡等林下经济2800余亩，年产值约30余万元。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4年不足2000元增长到2019年的10152元，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2019年生态“观鸟”旅游为石梯村带来直接收入达1075万元。杨宏飞还发现，靠着鸟儿脱贫致富的村民们生态保护观念也在变。“捕鸟、砍树的几乎没有了，保护森林、禁止砍伐内容被写进村规民约，村民发现破坏环境的行为就会上报。”

山还是那片山，但石梯人已经不同往日。曾经的“砍树人”变成“护林人”，“狩猎人”变成“护鸟人”、“贫困户”变成“鸟导游”……村民们深知，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生态致富的小康路就会越走越宽。

云南盈江县境内体型巨大而美丽的犀鸟是观测爱好者喜爱的明星鸟种。
(资料图片)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尼辖乡宗措村：

养羊合作社让生活更有奔头

本报记者 代玲

“24公斤，下一只……”虽已是傍晚，珠峰脚下的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尼辖乡宗措村内，岗巴羊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几十位社员仍在忙碌着，吆喝声不断。在村党支部书记、合作社理事长索朗指挥下，大家有条不紊地协作着，将羊卖给前来收购的百亚公司。

“合作社发展好、收入高，大家的日子才更有奔头，累点苦点不算啥。”索朗说。目前岗巴羊养殖规模达到3000余只，2019年每户已经拿到劳务分红1000元。

宗措村平均海拔4380米，土地贫瘠，放眼望去，大块大块的石头分布在田间地头，几乎没有资源优势，村里很多人不得不外出务工。全村56户就有19户是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程度深、贫困发生率高。

缺乏劳动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古如一家在多项扶贫政策支持下，2018年家庭总收入达到了1.24万元，勉强脱了贫。在宗措村，这样的脱贫户还有不少，关键要过好脱贫后的新生生活。

“国家政策好，给了合作社很多扶持政策。有产业资金投入，还有驻村工作队帮助

在宗措村因地制宜发展养殖合作社的思路。“岗巴羊是这一带的特色畜产品，肉质好，养羊比较靠谱。”尼辖乡乡长李庆华介绍，由村民筹资加上产业资金和银行贷款，从附近购羊扩大养殖，去年最多时达到5000多只的规模。

古如将家里仅有的一头牛入了股，不仅解放了劳动力，女儿那岗还在合作社打工，每天有80元工资。2019年，家庭总收入增加了近8000元。合作社越办越好是古如现在最大的心愿。

合作社成立之初，为了调动大家入社积极性，索朗做出了“保证不赔本”的承诺。顿旦是村里最大的养殖户，入社前有80只羊，怕赔本并不愿意入股。在索朗多次保证下，顿旦尝试着把14只羊以每只500元的价格折算入股。看着合作社越办越好，顿旦把80只羊全部入了股，还追加了1万元现金入股。如今顿旦是合作社最大的股东。

“国家政策好，给了合作社很多扶持政策。有产业资金投入，还有驻村工作队帮助

领大家把合作社发展壮大，他本人以前就是致富带头人，打消了我的疑虑。”顿旦说。

从不愿入股到成为最大股东，顿旦尝到了合作社的甜头。“现在家里不用放羊了，弟弟边巴在合作社放羊，每年有2.8万元的工资，相当于又给家里增加了40多只羊。再加上每年的分红，还是入股合作社划算。”顿旦乐呵呵地说，现在全村人都因为合作社过上了喜气洋洋的新生活。

听到村里还将进一步壮大合作社规模，不仅发展养殖，还要将全村土地集中开展规模化种植。家里有6个劳动力的顿旦高兴地说：“这样家里能有更多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外出务工，增加收入。”

对于曾常年在拉萨打工、2017年返乡的琼达来说，合作社的成立也让她过上了安稳生活。38岁的琼达带着两个孩子刚返乡时，没有草场、牲畜，只有1亩耕地，生活十分困难。可现在翻开她家的建档立卡手册，2016年家庭总收入9700元，2017年9522元，2018年13668元，特别是2019年，收入迅速增长到24719元。谈起收入增长“密

码”，琼达喜滋滋地说，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加入了村里的合作社。2019年，琼达以近5000元现金在合作社入股。除了分红，她还在合作社打工。现在她已经有1万多元的积蓄了，孩子们好好读书，以后的生活会越来越有盼头。

“在宗措村这样缺少农牧业资源禀赋，也没有办法发展旅游业的地方，改变‘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由合作社集中科学养殖有利于进一步解放劳动力，提高生产效率，也有利于提高抗风险能力。”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驻村工作队队长刘国亮介绍，有了合作社这一抓手，他最担心返贫的贫困户也有了保障。

去年，经核算合作社获利70余万元，还在定日县专业合作社养殖类中被评为三等，获得45万元奖金。“看到合作社的效益后，大家都愿意把70万元利润和45万元奖金作为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的发展基金，不着急分红了。”索朗说，在党和国家政策扶持下，在驻村工作队的帮助下，合作社正在越做越大、越做越强。

宗措村村民琼达向记者展示合作社入股凭证。
本报记者 代玲摄

